

家

现代

文学专号

種穀言

韓天書

寒夜

作餘記

學文

離

幸

丁玲短篇小說

爽子

看牙

這海島上的樹

這書 這街



雨

雷雨

雷

霜

白

白天

的天

目 录

论《野草》	顾 农	1
试论祥林嫂之死及《祝福》的主题	姜汉林	12
《祝福》的结构、主题和祥林嫂的形象	周至德	20
《药》的人物与思想	魏绍馨	29
怎样认识阿Q精神和阿Q革命	吴予敏 刘九生	40
时代女性的雕塑，现实主义的胜利		
——再论茅盾小说的典型提炼	丁尔纲	52
《子夜》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陈 坚	64
新的开拓与新的危机		
——《明朗的天》在曹禺创作道路上的地 位	辛宪锡	76
论《雷雨》戏剧气氛的描写	胡授昌	87
曹禺年表	王兴平	97
谈谈对《家》局限性的批评	陈永志	128
头角初露 光彩灼灼		
——试论丁玲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 中》	赵 园	136
老舍的笔名及其他	曾广灿	146
关于郁达夫的一些史实	周绍华	148
一个不屈灵魂的自白		
——评冯雪峰的《灵山歌》	孙克恒	154
论何其芳诗歌定义的历史地位	雷业洪	159
评柳青的《种谷记》		
——《柳青研究》之一	徐文斗 孔范今	167

论《野草》

顾 农

(一)

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二十三篇“小品”^①作于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之间，大致与《彷徨》同时。《彷徨》的题辞引《离骚》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后来鲁迅又有题《彷徨》诗云：“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那时正是鲁迅探索前进道路的时期，他荷戟而求索：并没有放下武器，并没有停止战斗，然而确有一定灰暗寂寞的心情；要求前进并且正在前进的，然而前途却有些感到渺茫。这也正是《野草》的基本思想倾向。

集中地体现了《野草》思想风貌的作品也许是《过客》。这位过客坚持前进，不肯停顿和倒退，他“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在前进的道路上中途停顿的老翁劝他“回转去”，过客坚定而激昂地回答道：“那不行，我只得走……我不回转去！”他虽然已经那样地劳顿，衣裤都破碎了，脚上有许多伤，仍然不肯回头，也不肯休息，在苍茫的暮色中，他向着野地里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踉跄地闯了进去。“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②。求索时期的鲁迅也正象这过客一样，在丛莽中艰难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虽然路具体怎么走，前途又如何，他还不十分明确，但只能向前是无疑的。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③，然而和过客一同向前开路的却一个也没有。过客说“从我还能记得起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而那通向前面的路至今也还是“似路非路”。作者的心情在激昂慷慨之中不免夹杂着若干悲哀，他感到了个人的孤独和前途的渺茫。这也正是全部《野草》的基本思想倾向。

(二)

鲁迅说，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分化以后，“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④“走来走去”自然是谦词，他是属于前进之列的，从这些“小感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执着地追求光明，顽强地向黑暗的旧社会挑战。

《野草》的第一篇《秋夜》主要写了三种生物：有着旺盛生命力的野花草在繁霜的威压下，虽然不免瑟缩，仍然顽强地开着粉红花，坚信“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枣树象久经风霜的老斗士，虽然被打掉了果实，落尽了叶子，然而他仍然顽强地以自己的枝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眨眼”，一意要致天的死命，而这样的枣树还不止一株；小青虫就更多了，他们追求光明虽损身不恤，作者深情地歌颂了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其实，作者本人就是这样不屈不挠、坚信未来、坚韧战斗、追求光明的英雄。

然而其时仍然是秋夜。鲁迅清醒地看到环境是严酷的，社

会的改革相当艰难，并且正如《颓败线的颤动》一文中所说，“离天明还很辽远似的”。尽管如此，小粉红花仍然梦着春的到来，枣树仍然刺向天空，小青虫也真的遇上了火。

鲁迅说：“……小草也有点萎黄。这些现象，我以前总以为是所谓‘严霜’之故，于是有时候对于那‘凛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击”^⑤；又说：“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我的思想太黑暗”，“但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那光明些的说出，然而偶不留意，就露出阎王并不反对，而小鬼反不乐闻的话来……”^⑥对于黑暗、反动势力的攻击，鲁迅是不遗余力的，但这时他对胜利的前途并无坚实的信心；他看到了敌人的强大，革命又非进行不可，有时甚至抱着一种“与汝偕亡”的愤激情绪，这其实也就是感到个人的无力，所以前途渺茫的悲凉气氛就不时有所流露。这就不免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当然它又不是使人颓废，而是使人奋起。

《野草》中提到的季节多半是秋冬，许多篇什写的是梦境与夜景，这都是为影射社会的黑暗。即使是白天，也并无灿烂的阳光，有的只是“灰土，灰土……”“四面都是灰土”（《求乞者》）。然而即使在“昏沉的夜”里，鲁迅也始终向往着“好的故事”，春日山阴道上“永是生动，永是展开”的美景（《好的故事》）；即使在严冬，作者却想起南国的雨，想起了滋润美艳之至的江南的雪——“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孩子们用它塑起洁白明艳的雪罗汉来。北方的雪又是一种风格，它“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充满了苦斗的活力。通过描绘这些景物发抒出来的，是作者追求光明、向黑暗进击的健康昂扬的感情。

自从介入女师大学生运动以后，鲁迅的生活方式有所改

变，他走出书斋投身到群众斗争中来了。在与北洋军阀及其爪牙展开的短兵相接的战斗中，鲁迅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的散文诗也呈现出新的色彩。《颓败线的颤动》用别致的手法写一个受旧社会罪恶制度和传统观念摧残压迫的妇女终于愤然起来抗争，这时他的颤动已不是受侮辱受损害时的颤动，而是向旧社会作无声的抗议。《立论》则以轻松的笔调讽刺了那些滑头世故、一遇切要的事就不置可否的庸人。鲁迅还通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批判虚伪的假人道主义和卑劣的奴才哲学，肯定和歌颂了埋头苦干的“傻子”精神。《死后》一篇奇妙地设想自己死后动弹不得而仍有知觉，于是便觉得出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现象。这分明是用散文诗的形式来作“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和他的杂文完全一致。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决心即使死也要影子一般的死去，“连仇敌也不使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并且终于没有死，只看见眼前仿佛有火花一闪，坐了起来。至死也不宽恕敌人，活着一天就要象火一样闪烁——这是多旺盛的战斗的激情。

写了《死火》以后大约有五个月鲁迅没有再写《野草》。严重的斗争使他没有用散文诗形式来释愤抒情的余暇，他忙于写那些更直接、更锋利的杂文，他与敌人短兵相接，径用匕首和投枪作战。1925年11月，女师大胜利复校，12月下旬鲁迅作散文诗《这样的战士》。

这样的战士完全看透了帮助军阀的文人学士们的虚伪，卑劣，凶残，他要揭穿假面，他举起了投枪。他不为敌人的骗局所蒙蔽，不为表面的太平所麻痹。《这样的战士》其实正可以看作是鲁迅本人与“正人君子”者流斗争经验的艺术总结，它和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姊妹篇，并且可以说是后者的前奏和准备。

“三一八”惨案以后，鲁迅怒不可遏，写了许多文章痛斥杀人的军阀和帮凶的文士。《淡淡的血痕中》痛骂的“造物主”指的正是这些反动派，文章中也批判了那些徘徊于醉醒生死之间的“人类中的怯弱者”；鲁迅说，终于会有“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作者这种愤激的情绪恰恰表明他在血的教训面前更加坚强起来了。如果在淡淡的血痕面前仅有微漠的悲哀，微茫的希望，那不过是苟活者罢了。许多旧时代进步的作家往往只限于“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⑦，鲁迅现在突破这种局限而变为愤怒了。鲁迅说：“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⑧。就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来说是如此，就鲁迅个人来说也是如此。

鲁迅说：“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奉天军阀和直隶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⑨《野草》的最后一篇《一觉》是为浅草——沉钟社一类青年而作的，这个社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们本来是绰约的、纯真的，他们的作品中本来也只有“苦恼”和“呻吟”，然而在黑暗的现实面前，也逐渐地变成“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灵魂被风沙打击得粗暴”。鲁迅为青年们的这种转变感到高兴，并且因而使自己“忽然惊觉”。这恰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鲁迅本人的思想此时进一步有所变迁。三十年代中叶周作人、林语堂一派小品文企图让青年人“由粗暴而变为风雅”^⑩，而鲁迅在二十年代中叶则鼓励青年人由风雅而变为“粗暴”，他本人也逐渐“粗暴”起来了。

《野草》是有发展的，如果说在写得较早的篇什中确实有

些“颓唐”^⑪气息的话，那么随着斗争的发展和鲁迅思想的变迁，这种消极成分不断得到克服，而革命的坚定性则不断有所加强。自然，《野草》到底是鲁迅前期的作品，即使那最末的几篇，就其思想实质而言，也还是同他的后期杂文有着明显的差别。

(三)

《野草》的基调是战斗的，是要求前进的，然而其中又确有一些灰暗的情绪，有一种疲劳的颜色。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作者总是有一种孤独寂寞的感觉。不必说在冷寂的秋夜里只有作者一个人在灯下抽烟冥想，就是在昏沉的子夜里看见“好的故事”，也不过是他的一种幻觉罢了。傻子一个人去奋斗，奴才却为数甚多，结果那“黑屋子”上终于没有开出一个窗户；“这样的战士”也是单身鏖战。这种孤寂情绪的由来，固然是因为其时广大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中国共产党也还没有来得及很好地组织一条思想文艺的战线；同时也还因为作者这时还没有充分看到群众的觉悟和力量，还不善于从本质上去发现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一时还来不及把自己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战斗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斗争完全自觉地、紧密地联系起来，因而他有时便以为自己是“独战”，是布不成阵的散兵游勇。不仅如此，鲁迅有时还“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用鲁迅后来严肃批评自己的话来说，这“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⑫。

对一部分群众的麻木，不觉悟，《野草》中有许多痛惜的批判，“怒其不争”。两篇《复仇》是有代表性的。鲁迅后来

说：“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至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①这是何等的愤世嫉俗！无聊的麻木的看客太多，求索前进的过客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点彷徨的色调了。

其二，《野草》中有前途渺茫的悲哀，作者不肯绝望——如果真的绝望了，那就不必写什么《野草》；但希望也很不落实。《希望》一篇引匈牙利大诗人裴多菲的警句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重点固然在于否定绝望，然而同时希望也被严重地动摇了。

作者曾经是有过明确的希望的，对前途也曾充满过信心，可是现在这些都动摇了：“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所谓“许多年前”，指的是辛亥革命以前，那时鲁迅先是坚信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以为能救中国；弃医学文之后，则如《文化偏至论》所表明的那样，他又希望能有一个新的指导行动的思想体系（“新宗”），在中国建设一个“人国”，以光复旧物，屹立于天下。读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所写的文章，可以明显地感到他青年时代对于“恢复和报仇”高昂的热情。鲁迅希望中国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相信经过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实现这个理想。然而无情的事实是连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形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鲁迅从此沉默下去，对过去的梦想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在这鲁迅思想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这

时作为鲁迅精神支柱的是一种独特的进化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进化，中国的情况总会慢慢好起来。经过五四以后一段生活的教训，这种进化论式的希望又告动摇，事实告诉他青年也有种种，不可一概而论。鲁迅对自己的进化论思想产生怀疑又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后来他终于抛弃了这种进化论的“偏颇”，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旧的希望变为空虚，而新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一时尚未形成。这时鲁迅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自己当然继续坚持战斗，更渴望青年们起来战斗，“然而青年们很平安”。鲁迅在知识分子圈中所见到的青年不少是消沉的，这使他感到惊异和痛苦，决心单身鏖战，力挽狂澜，“一掷我身中的迟暮”。既未能完全抛弃进化论，又敢于正视某些青年消沉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裴多菲的名句引起了鲁迅的共鸣，正是当然的事情。

鲁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有自知之明，他敢于解剖自己，刻苦改造世界观，后来终于克服了前期的弱点。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在《野草》中也有所表现，如《风筝》，又如比较费解的《影的告别》和《墓碣文》，都有剖析自己的意味，《墓碣文》一篇尤其集中地写到自己两种思想的斗争^④。正是这种斗争推动了鲁迅思想的发展。

(四)

《野草》的艺术水平相当高。

散文诗不能直说，往往要借景抒情、说理，寓理于情，寓情于景，赋予景物以比喻和象征的意义，这就需要深刻的联想，要用形象思维，使理、情、景三者水乳交融，无衣无缝，《野草》中这样的佳作很多。《秋夜》所写的是秋夜的平常景

物，而作者却能毫不勉强地赋予不平常的含意，借以发抒自己向旧社会抗争的激情。鲁迅提供的象征往往是极巧妙、极新奇的。《影的告别》以形影关系来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为了打破那种不明不暗、“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的沉闷局面，作者宁可与黑暗偕亡，但他又否定了这种愤激。《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死后》诸篇近于寓言，设想都是极奇妙的，这种标新立异充分表现了作者的创造精神和他思想的深刻机敏：复活了的死火宁可将自己烧完，也不愿回到冰冷的冰谷中去，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是鲁迅自己精神世界的写照；势利的“狗”锋利地批判了更势利的“人”——叭儿狗式的“人”；魔鬼统治着地狱，当他感到行将失去统治权时，却装出一副假慈悲模样，似乎替鬼卒们着想，但终究骗不了人；墓碣上正反两面文字含意截然不同，作者借此无情地剖析了自己；《死后》则对社会现实作了多方面的揭露与批判，使人痛感旧社会穷人不仅没有生的权利，甚至连死的权利也没有了。作者渊博的知识、深厚的艺术素养和对生活精细的观察，使他有可能运用种种方法来巧妙地表达深刻的思想。

《野草》中有许多典型形象。《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以极短的篇幅塑造了三个典型人物，至今还能给人们深刻的启示；《过客》中的三个人也是三个典型，过客不必说了，老翁和女孩的典型意义也十分明显：前者是中途停顿、与现实妥协的软弱者，后者则是天真烂漫，不知世事的少年。《立论》中的教师以及《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也都是令人难忘的不朽的典型……《野草》以这样少的篇幅塑造出这样多成功的典型，在古今中外散文诗发展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野草》的语言精练、生动、形象、色彩鲜明、富于音乐

感。鲁迅能在一些貌似平淡的文句中写出诗的情致，决无矫揉造作、搔首弄姿的毛病。散文诗能写得没有火气，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平淡之中见出深刻，这是很不容易达到的境界。

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之处，那恐怕是有些篇什过于含蓄，以致成为作者所说的“含糊”，不容易懂。例如《腊叶》，本是为许广平等青年爱护自己而作，然而连许广平当时也未体会到^⑮。还有一些篇什，作者自己没有解释过，至今大家的理解便非常分歧，例如近年来关于《雪》的注释便极为纷纭，笔者有过一点臆测^⑯，被批评为穿凿附会，求之过深，其是非尚待进一步讨论。含蓄过甚在作者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那时难于直说”^⑰，我们对作者不能苛求。

(五)

作《一觉》后四个多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广州。鲁迅的思想又发生新的变迁，他不再写“野草”了。广州“四一五”政变以后，鲁迅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在极度悲愤中觉得“现在无话可说”^⑱，于是着手整理旧稿，首先从事就是《野草》。1927年4月26日，鲁迅作《野草·题辞》，指出这部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是战斗的记录，因此他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由于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鲁迅这时思想又发生新的变迁，向共产主义者跃进，因此他认为自己“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鲁迅坚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并未断绝，“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也就是要烧透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让中国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鲁迅以激昂的情绪迎接

伟大的革命新时代的到来，并明白宣布了自己要走向新路。

《题辞》是大革命失败后鲁迅的第一篇文章，它不仅是《野草》的光辉总结，也是鲁迅向共产主义者跃进的宣言。

注：①⑨⑪《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②《热风·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

③《呐喊·故乡》

④《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⑤《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二）》。

⑥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

⑦《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

⑧《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⑩《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⑪1934年10月9日致肖军。

⑫《二心集·序言》。

⑬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

⑭参见拙作《〈野草〉试释（二则）》，《徐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⑮参见许广平《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

⑯参见《谈鲁迅的散文诗〈雪〉》，《破与立》1979年第3期。

⑰1927年5月15日致章廷谦。

试论祥林嫂之死 及《祝福》的主题

姜 汉 林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①十分精辟而又形象地概括了封建社会里我国农民所受的四种权力的支配。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在研究鲁迅的名著《祝福》时，不约而同地引用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述去分析和概括《祝福》中的祥林嫂形象及作品的主题。例如：祥林嫂“深受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压迫，成为封建礼教、鬼神迷信和宗法制度吞噬的牺牲品”。^②“祥林嫂的死是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她残酷迫害的结果，是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反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对她野蛮虐待的结果。”^③

“怎样结合祥林嫂的形象分析，说明在封建制度下‘四权’对劳动妇女的残酷统治？”并且具体地论述了“《祝福》中表现的‘四权’”。^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有多少农民被这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捆得气都透不过来，挣扎在死亡线上啊！小说《祝福》就是通过旧中国一个普通农村劳动妇女祥林嫂的悲惨遭遇，深刻地表现了这一主题。”^⑤

“《祝福》中的祥林嫂……由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迫害，终于悲惨地死去。”^⑥……总之，

这些研究者都认为祥林嫂是被“四条极大的绳索”勒死的，《祝福》的主题则是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揭露“四条极大的绳索”的罪恶。这种观点是否符合作品本身的实际，很值得研究、探讨。

我们认为：不能用毛泽东同志关于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四条极大的绳索”的论述去机械地、甚至是贴标签式地去研究《祝福》，而应该密切结合作品的实际内容，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去分析研究《祝福》，从而得出比较合乎作品实际的结论。这应当作为研究《祝福》的出发点和根本点。

关于“四权”中的政权问题。许多研究者都认为：鲁四老爷是代表“四条极大的绳索”中的政权，是“封建政权的化身”^①。其实，这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

何谓政权？“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②支配之谓也。而“国家系统”主要是指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毋庸置疑，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代表了象鲁四老爷这样的地主分子的阶级利益，但不能由此而说鲁四老爷这样的地主分子就是“封建政权的化身”。特别是鲁四老爷并不拥有军队、警察、法庭等国家机器，更没有用这些国家机器直接去镇压祥林嫂，岂能说鲁四老爷就是“封建政权的化身”？祥林嫂之死主要是由于鲁四老爷利用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地摧残她的心灵，使之无法生活下去，在祝福之夜的爆竹声中悲惨地离开了人间。因此，说鲁四老爷动用“政权”这条绳索勒死了祥林嫂，不符合作品的实际。

有人认为鲁四老爷代表政权使祥林嫂致死的主要表现是对祥林嫂的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其实，这也是不确切的。请看祥林嫂第一次在鲁四老爷家的情形：“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个人担当，竟没有添

短工。然而她反而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引文中的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以下同。）

从这里，我们只能看出鲁四老爷雇用、剥削祥林嫂的一面，至于说“残酷剥削”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更不用说是动用“政权”这条绳索去勒死祥林嫂了。至于说到祥林嫂最后被鲁四老爷赶出去，也不能说是动用地主阶级的政权干的，充其量只能说是在封建政权的保护下利用封建迷信而干出来的。这里，“政权”与鲁四老爷之间是不能划上等号的。

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作品的这一交代极为重要。它说明孔孟之道、封建的伦理道德这些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奴役人民的思想武器在鲁四老爷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鲁四老爷正是利用这些反动腐朽的封建思想（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则是封建迷信思想）来毒害祥林嫂，使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只好死去。我们不妨看看鲁四老爷在祥林嫂来到他家后直到死时的主要言行：

鲁四老爷第一次见到祥林嫂时“皱了皱眉”，“讨厌她是一个寡妇”。后来，祥林嫂的堂伯要抢人，“四叔一知道，就皱一皱眉，道：‘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祥林嫂被抢走后，鲁四老爷反复说：“可恶！然而……”。“可恶！”

“然而……。”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四老爷家，“四叔照例皱过眉，但鉴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祥林嫂捐门槛之后正是“冬至的祭祖时节”，祥林嫂起初“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后来自从四婶大声叫祥林嫂“你放着罢”之后，祥林嫂“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

走开。”打这之后，鲁四老爷和四婶“打发她走了，教她回卫老婆子那里去。”最后，祥林嫂成了乞丐，在祝福之夜死去了。

从鲁四老爷这些言行中，无论如何看不出他用“政权”这条极大的绳索在勒杀祥林嫂。诚然，“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⑨，没有地主阶级的政权作为鲁四老爷的靠山，他就不能雇用、剥削祥林嫂，也就不能如此明目张胆地对祥林嫂进行精神摧残。虽是如此，但终究不能说鲁四老爷就代表着封建政权，或者说是“封建政权的化身”。

关于族权。什么是族权？即“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⑩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的族权，主要是指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一种统治和压迫的权力，而在劳动人民之间不可能有一部分人去统治和压迫另一部分人。至于祥林嫂的婆婆是“小户人家”，她用八十千的价格把祥林嫂卖出去，目的是为了得“一注钱来做聘礼”，给小儿子“娶老婆”。而贺老六的“大伯来收屋，又赶她”。这虽然是用“家长系统”的族权去逼迫祥林嫂，但这是出于他们的不觉悟，是受封建社会族权思想影响的缘故。这与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族权去压迫劳动人民有着本质区别，不能相提并论。作品中的祥林嫂的婆婆并不是以一个封建族权的化身形象出现的，而是以一个“严厉婆婆”的身份出现的。无论是祥林嫂的婆婆，还是贺老六的大伯，他们只是驱使祥林嫂两次去鲁四老爷家当佣人的原因，却不是用族权去逼死祥林嫂的凶手。所谓“族权”这条绳索勒死了祥林嫂，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

关于“夫权”。说“夫权”这条绳索勒死了祥林嫂，同样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作品对祥林嫂与祥林的爱情虽没有作详细交代，但从下面的一段话中，也约摸猜出几分来：“她是春